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文观止



中国古典文学观止丛书

唐宋八大家文观止

中国古典文学观止丛书
张学惠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中国古典文学观止丛书

唐宋八大家文观止

张学忠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5 插页 323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7—5419—4676—1/G·4025

定价: 30.0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安康市香溪路 16 号 邮编:725000 电话:(0915)3213310

《中国古典文学观止丛书》编委会

策 划:张祥涛
顾 问:霍松林 王季思 周振甫 钱仲联
 缪 钺 叶嘉莹
主 编:陈绪万 尚永亮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志章 田和平* 冯文楼 刘孟泽*
 杨恩成 陈绪万* 陈如江 张 强
 张学忠 张新科 吴精化 周啸天
 赵光勇 赵常安 尚永亮* 夏咸淳
 符 均 傅美琳* 鲁小红 魏耕原
 魏崇新
 (打*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 序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历史行程中，数不清的文人才士，经过代复一代顽强持续的努力，创作出了难以数计的各种体裁的文学精品。宛如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昆山邓林，这些文学精品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而且以其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作为当代的文化人，我们无比珍视这笔财富，为了做到既对得起昨日的历史，又无愧于今日的时代，使古典文学从高雅的殿堂走向千家万户，特在全国范围内约请数百位专家学者，共同编纂了这套大型系列《观止》丛书。

这套丛书共分诗骚、先秦两汉文、历代小赋、历代小品文、汉魏六朝乐府、唐诗、唐宋八大家文、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几十册，收录作品 2000 余篇，总计 500 万字。在编写体例上，它不同于时下流行的各类文学选本和鉴赏辞典，除传统的作者简介、注释外，另辟[今译]、[点评]、[集说]诸栏目。[今译]力求信、达、雅，便于读者对原作的阅读理解；[点评]避免了长篇赏析的空泛，抓住要点难点，既单刀直入，抽笋剥蕉，又提纲挈领，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广泛的思考空间；[集说]则荟萃了历代对每一作品的具体评说，便于人们从多角度、多层面理解原作，并具有较强的资料性。总之，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力争做到探幽抉隐，快人耳目，画龙点睛，开启思维，使得一册在手，专业读者不觉其浅，一般读者不嫌其深，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设想和争取达到的目标，至于能否达到或

达到了哪种程度，只有读者才是最权威的裁判。章学诚《文史通义》有言：“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这是做大学问的境界，我们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并力图在编纂过程中接近它。

丛书的顺利完成，得力于各分册主编和作者同仁的协作努力，也得力于霍松林、缪钺、王季思等前辈学人的鼎力支持，同时，还得力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文科编辑室诸位编辑的无私帮助。值此丛书出版之际，对这些努力、支持和帮助，我们一并致以真诚的感谢！

最后，衷心希望《观止》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在这套丛书数千篇文学精品的游弋中叹为观止。

陈绪万 尚永亮

公元1992年岁暮于古都西安

前言

唐宋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发展的转折点。自汉末以来，骈体盛行，讲究音律对偶，追求辞藻典故，文章多空洞无物，徒具形式。中唐韩愈、柳宗元高举复古革新的旗帜，提倡自由散体的古文，反对崇尚浮华的骈体，强调内容重于形式，易排偶为单行，变平俗为奇古，务去陈言，辞必己出，一时应者云集，形成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文坛为之大变，浮艳之风扫地并尽，散文取代了骈体，古文运动取得初步胜利。晚唐时期，骈文复起，古文又渐衰微。至北宋中叶欧阳修、苏轼等出，继承韩、柳以复古为革新的传统，重新张扬古文革新的大旗，大力宣传，努力创作，形成平易自然，婉转流畅的宋代散文风格，终于取得了古文运动的完全胜利。从此，散文的发展犹如长江出三峡，黄河越龙门，走上了一条平坦开阔的道路，骈文也终于日渐消亡。

唐宋散文是以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为代表，号称“唐宋八大家”。明初朱祐编《八先生文集》，八家之名始出。其后唐顺之编《文编》，于唐宋亦专取八家。茅坤又据《文编》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由于此书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唐宋八大家”的名称也随之广泛传播。

历代所选唐宋八大家散文者颇多，然时代不同，标准各异，所选篇章亦互有异同。此编所选唐宋八大家散文共95篇，其中韩愈19篇，柳宗元16篇，欧阳修17篇，苏洵7篇，苏轼18篇，苏辙5篇，曾巩6篇，王安石7篇。

编选体例包括五个方面：作者小传、原作、注释、点评、集说。

作者小传概括介绍作者生平、著述及散文风格。原作多选短小精悍、又能代表各家散文风格之作。注释力求简明扼要。点评则不拘形式，灵活多样，力求要点准确突出，评论精当切实，通过点评，使全文精神尽出。集说选择前人精要评说数条，以资参照。或无前人成说者，即付阙如。编选前人名作，仁智互见，识论不一，难为尽美，或有讹误疏漏之处，敬请专家同仁赐正。

张学忠

目 录

前 言

原毁	(1)
杂说一	(8)
杂说四	(10)
获麟解	(13)
师说	(16)
进学解	(21)
圯者王承福传	(27)
蓝田县丞厅壁记	(31)
答李翊书	(34)
答陈商书	(40)
送孟东野序	(42)
送李愿归盘谷序	(49)
送董邵南序	(55)
祭十二郎文	(57)
柳子厚墓志铭	(65)
毛颖传	(73)
送穷文	(79)
祭鳄鱼文	(86)
官市	(90)

柳宗元

谪龙说	(93)
种树郭橐驼传	(95)

童区寄传	(99)
蝥螋传	(103)
临江之麋	(105)
黔之驴	(106)
永某氏之鼠	(108)
送薛存义之任序	(110)
愚溪诗序	(113)
始得西山宴游记	(117)
钴姆潭记	(120)
钴姆潭西小丘记	(123)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126)
袁家渴记	(128)
小石城山记	(131)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133)

欧阳修

杂说	(140)
朋党论	(142)
夷陵县至喜堂记	(147)
丰乐亭记	(151)
醉翁亭记	(154)
樊侯庙灾记	(158)
伐树记	(161)

戕竹记	(164)
六一居士传	(167)
梅圣俞诗集序	(171)
读李翱文	(176)
祭尹师鲁文	(180)
祭石曼卿文	(184)
答吴充秀才书	(188)
与高司谏书	(192)
卖油翁	(201)
伶官传论	(203)

苏 洵

心术	(209)
六国论	(214)
项籍	(219)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225)
辨奸论	(235)
木假山记	(240)
送石昌言使北引	(244)

曾 巩

战国策目录序	(248)
赠黎安二生序	(255)
寄欧阳舍人书	(258)
墨池记	(265)
越州赵公救灾记	(268)
洪渥传	(275)

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	(279)
原过	(283)
龙说	(287)
读孟尝君传	(289)

伤仲永	(291)
游褒禅山记	(293)
送胡叔才序	(297)

苏 轼

留侯论	(302)
南行前集序	(309)
稼说	(311)
喜雨亭记	(314)
凌虚台记	(318)
超然台记	(322)
放鹤亭记	(327)
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	(331)
石钟山记	(336)
方山子传	(340)
亡妻王氏墓志铭	(343)
潮州韩文公庙碑	(346)
答谢民师书	(354)
日喻	(360)
书《孟德传》后	(364)
书《六一居士传》后	(366)
记游定惠院	(369)
记承天寺夜游	(371)

苏 辙

上枢密韩太尉书	(373)
武昌九曲亭记	(378)
黄州快哉亭记	(382)
六国论	(386)
孟德传	(390)

韩 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792）进士。始入仕，曾先后为宣武、徐州节度使观察推官。入朝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因事贬阳山令。宪宗时随裴度平淮西乱，迁升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触宪宗怒，贬潮州刺史。穆宗时召为兵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官至吏部侍郎，世称韩吏部。卒谥文，世称韩文公。

韩愈与柳宗元同为中唐古文运动倡导者，他强调文以载道，高张复古旗帜，反对六朝以来骈偶文风，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提出“大凡物不平则鸣”的创作原则，反对模拟因袭，强调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辞必己出”，力主务去陈言，而又要文从字顺。传世散文 300 余篇，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或议论，或叙事，或抒情，皆能各具特色。韩愈开创一代文风，旧时列为八大家之首。刘熙载曾云：“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其文风格气势磅礴，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变化多端，于后世散文发展影响深远。其论文亦有过分追求奇险的一面，“搜奇抉怪，雕镂文字”，流于艰涩拗硬。传世有《昌黎先生集》40 卷，外集 10 卷。

原 毁⁽¹⁾

古之君子⁽²⁾，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

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³⁾。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⁴⁾。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⁵⁾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⁶⁾。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⁷⁾，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己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⁸⁾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

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⁹⁾。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¹⁰⁾！

【注释】（1）原毁：推论、探讨毁谤的根源。（2）君子：此指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士大夫。（3）轻以约：语本《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为宽容而简要。（4）舜：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仁义人：语本《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仁义，儒家的伦理规范。（5）彼：他，指舜。此四句语法出自《孟子·离娄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6）周公：即姬旦，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多才与艺：即多才多艺。语出《尚书·金縢》所载周公言：“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7）是人：这个人，指古之君子。（8）艺人：有技能的人。（9）说：同“悦”。（10）几：庶几；差不多。

【今译】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别人宽容而

简约。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因而立身行事能不松懈怠慢；对待别人宽容而简约，因而人人都乐于为善。听说古代有位圣人舜，他的为人，是道德高尚、仁义两全之人。探求舜之所以能成为舜的原因，并要求自己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样，而我难道不能做到这样！”日夜思考反省，去掉那些不如舜的缺点，追求那些合于舜的优点。听说古代还有一位圣人周公，他的为人，是多才多艺之人。探求周公之所以能成为周公的原因，并要求自己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到这样，我难道不能这样做！”日夜思考自省，去掉那些不如周公的缺点，追求那些合于周公的优点。舜，是大圣人，后代没有人能赶得上他的；周公，是大圣人，后代也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古代的君子，则说：“做人不像舜，不像周公，是我的缺陷。”这不就是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吗！他们对待别人，是说：“那个人，能有这样的长处，就足以称得上好人了；能做到这样，就足以称得上是有技能的人了。”只肯定他的一点，而不计较苛求他的另一点；只看他现在的表现，而不追究他的过去，提心吊胆地只怕他得不到做了好事应得的益处。一件好事，容易做到；一技之长，容易学会掌握。君子对于别人，总是说：“能有这样的优点，就足够了。”又说：“能会干这样的事，也就足够了。”这不就是对待别人宽容而简约吗！

现在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要求别人很全面苛刻，要求自己却不高。要求别人全面严格，因而别人都难以学好为善；对自己要求不高，因此收获也就不多。自己还没有做什么好事，就说：“我有这样的优点，也就足够了。”自己并没有什么技能，却说：“我能干这种事，也就足够了。”这在外是欺骗别人，在内是欺骗自己，没有一点点收获就停步不前了。这难道不是对自己的要求过于低了吗！他们对于别人，总是说：“他虽然有那样的优点，但此人不值得称道表扬；他虽然会干那样的事，但他的才能也不值得称道赞美。”只注意他有一点不足，却不考虑他有十种长处；只追究他过去的不良行为，却不考虑他现在好的表现，处心积虑

地生怕别人有了名望。这难道不是对别人的要求过于全面苛刻了吗！这就叫不用要求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拿要求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我不明白这种人怎么能自尊！

虽然如此，形成这种情况是有根源的，那就是忌妒和妒忌的缘故。忌妒的人不能学好求上进，而好妒忌的人则怕别人学好求上进。我曾经试验过，有一次我试着对众人说：“某人是贤人，某人是贤人。”那些随声附和的，必定是他的亲朋故旧；不附和而沉默的，便是与他并不亲近又没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另一些不附和而沉默的，就是害怕他的人。要不然，胆大者必定用言语表示他的愤怒，弱小者在表情上显示出他的不平。又有一次我试着对众人说：“某人不是贤人，某人不是贤人。”那些沉默不语的，必定是他的亲朋故旧；而随声附和的，便是与他并不亲近又没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不然，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胆大者必定用言语表示他的兴奋，弱小者在表情上流露出喜悦。所以事情办好了，毁谤就随之产生了；品德高了，诬蔑也随之而来。唉呀！士大夫生活在这种时代，要想名誉显著光大，伦理道德推行贯彻，实在是困难啦！

居高位而想有所作为的人，了解了我说的情况并随时留意，那么，国家大概就可以治理好吧！

【点评】韩愈的散文，往往切中时弊，富于现实性、战斗性和批判精神。中唐之世，社会矛盾重重。朝官士大夫之间，往往党同伐异，相互排斥，相互诽谤，一时成风。《原毁》即对此种时弊，痛加针砭。

士大夫动辄毁谤他人，其心理根源在于懒惰与妒忌。自己只图因循苟且，不思作为，亦不愿他人有所作为，否则会失去自己已据有的权势和地位，故见他人进取奋发，则予诽谤，背后动刀，设置重重障碍。那些自己无德无才者，更容不得多才多艺、道德高尚之人。见他人的才德超过自己，横生妒忌之心，不是公开竞争，

迎头赶上，而是百般掣肘，使能人与庸才同列甚或屈居下位。而这又并非中唐之世士大夫所独具的心态，而是长期潜存渗透在中华民族某些正人“君子”心灵深处的劣根性。故韩愈此文所痛斥的，不仅是一时之弊，而是绵延千古的民族弊端。优秀作品，总是万古常新。韩愈此文，即具此种特质。当历史的车轮滚动了若干世纪后，文中所痛斥的“今之君子”仍然不乏其人，故“今之君子”之“今”，实乃超越时空之“今”。此文也就在不同的时空中不断地展示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怠”与“忌”，是毁谤的根源，亦为全文立论的主旨。论说文的常规结构，一般是将全文主旨在篇首点明，如李斯之《谏逐客书》、欧阳修之《五代史伶官传序》和《朋党论》等，或在文末揭示，如贾谊之《过秦论》等，而韩愈此文，则在篇中第三段提出，打破了常规的艺术结构，而收到陌生化的审美效应。

文章运用对比手法，层层论证，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一段之内有对比，“责己”与“待人”相映照，使论点突出鲜明。段与段之间相互对比，以“古之君子”“责己也重以周”、“待人也轻以约”与“今之君子”“责人也详，待己也廉”相映衬，而突现出世风之颓败、人心之裂变、道德之沦丧。此既痛斥了“今之君子”的劣行弊端，又破中有立——赞美“古之君子”，实为根除“今之”弊端下药，为今人提出行为之准则、立身之典范。首二段之说理论证，又紧扣全文主旨“怠”与“忌”。首段反复申说“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论“古之君子”之“不忌”与“不怠”；次段论证“责人也详”、“待己也廉”，是证“今之君子”之“怠”与“忌”。至第三段点明题旨，便水到渠成，一正一反，丝丝入扣。

论辩说理，易流于板着脸孔说教，使文气呆板枯燥。而此篇论辩中间夹着对话，时以第一人称陈述，时用第三人称指点，作者在文中扮演着不同的陈述人、说理人的身份，文笔变化多姿、文气生动摇曳。文章说理中又饱含着激情，“士之处此世”三问，是作者在畸形的时代、坎坷的人生中的切身体验，他久受压抑的不

平之气，借此喷薄而出，读罢使人掩卷长叹。再联系末段一读，不难把握到作者对“国家”，对当世有德有才而备受压抑之士的焦虑、关切的火热灵魂！

【集说】此篇巧处妙处在假托他人之言辞模写世俗之情状。熟于此必能作论。（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一）

原毁，乃始于责己者。其责己则怠，怠则忌，忌则毁。故原之必于此焉始，并非宽套之论也。此文段段成扇，又宽转，又紧峭，又平易，又古劲，最是学不到之笔，而不知者乃谓易学。（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

全用重周、轻约、详廉、怠忌八字立说。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毁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此，则不免露爪张牙，多作仇愤语矣。（吴楚材等《古文观止》卷七）

体则两扇，笔则曲折，意则刻露，波澜壮阔，词意和平。归结到君上，见所关之大，不徒为一己原也。然篇中不明露己，泛泛说来，何等含蓄。（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卷一）

昌黎为文，往往通篇排比而下，似毫不着力，《原毁》一篇是也。中用古今分柱，古人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铲毁人之根株；今人责人周，责己廉，即伏毁人之张本。前半举古人，是极意望人为善；后半说今人，是极意望人为不善。即从今人性情中，描出一种偏衷狭量，由不能容物，故生诋毁。此方是“原”字真面。古人惟不责人为圣人，故轻且约；今人必责人为圣人，故详。详，即是求备一人之意。且如此责望，皆是忌心，忌则毁耳。不宁此也，己既怠矣，往往妒人之勤。合此两证，则万无不毁之理。真可谓探源之论。文气至此，似可以收束矣，尤推进一层，寻出确证。凡举一人之品行，而人不毁者，非极亲，即极疏。至亲不忍毁，至疏不消毁。非是，则未有不毁者，然只说得一半。再将“毁”字作主，试验之人。则人之闻毁，未有不乐听者。此即为“怠”字、“忌”字补义。大凡忌人之人，人有好处，即是形己之不